



小会计

独幕话剧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1934

內 容 提 要

小英和鉄柱是兩個高小畢業生，他們參加農業生產，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关怀。

作者描写了他們好玩的天性，和安心工作、热爱公物的优秀品質。剧本写得很活潑，也富有教育意义，适合各种剧团演出。

小 会 计

(独幕話剧)

韩安庆著

*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)

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

地方國營洛陽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發行

*

豫总書号：9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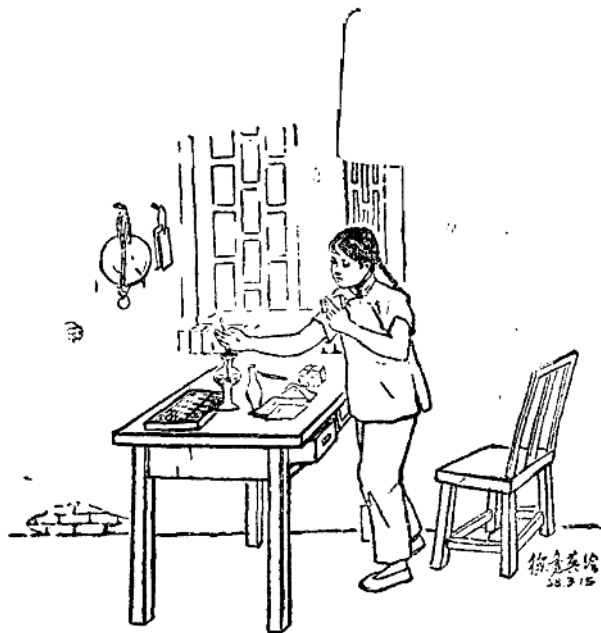
787×1092 1/32 • $\frac{11}{16}$ 印張 • 11,600字

1958年5月第1版——195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,088册

統一書号：R10105·177

定 价：(7) 0.09元



地點：某农村

時間：晚飯后

人物：小 英：女，合作社會計，十四岁。

鐵 柱：男，园艺队队员，十五岁。

王 成：铁柱的父亲，合作社社长，五十岁。

高老五：合作社社员，五十余岁。

布景：在一間合作社會計室內。台中有可供开关使用的窗子。窗下有一張办公桌，桌上算盤、文具齐全。桌側有凳子、椅子。窗側牆壁上挂有打击乐器。台右矮架上有油桶，架下有麻袋。台左有門通外。

幕啓：晚飯剛过，室內已經漸漸昏暗了下来。小英一

边吃着馒头，一边蹦蹦跳跳的推門进来。她是个充满着天真的孩子气的小姑娘，一天脚手是不会闲着的。她走近办公桌旁，把抽屜打开，一霎时便将賬册、統計表、現款摆了一桌子。取火点上灯，剛剛坐下来，又觉着椅子太低，气忿地站了起来。

小英：越渴越給鹽吃，社里連条高凳子也不置！

〔她說着就跑到外面搬了兩塊磚，一敲兩半，成了四塊，墊在四條椅子腿下，然後把腳往上一蹣，這才坐在椅子上開始工作。〕

〔鉄柱在內喊：“小會計！小會計！”小英听着喊她小會計，不高興地搖了搖頭，不理他。鉄柱推門進來。他是一個很精明而又帶有幾分頑皮的少年。〕

鉄柱：小會計！……哼，好大的架子呀！

小英：（突然地）少你個鼻子，還是少你個眼？一句一個小會計，一句一個小會計！

鉄柱：又是這一套。我給你講講這小字的意義吧！不光“老”是尊稱，“小”也是尊稱啊！比如老師，老先生，老社長；這小字呢，比如小妮，小鬼，小會計。

小英：去你的吧！反正我不答應。（接着順口溜的念道）你叫我，我不聽，再叫你是個南河的老鯊精。

鐵柱：甭說啦，不叫你了中不中？（从口袋內掏出一封信）你看这是什么？

小英：誰來的？

鐵柱：韓老師。

小英：（驚喜地）啊！韓老師來的！快拿來，叫我看。（接信，念）“鐵柱，小英：你們的來信，我收到了，很高興。从信中知道你們擔任了園藝隊員和現金會計，讓我……讓我……”

（念不下去了）

鐵柱：衷心的衷字。連這個字都不認識。

小英：多咀，你不說我也知道。“讓我衷心地祝賀你們成為將來的園藝家和會計師！”

鐵柱：（插咀）你看我能成個園藝家嗎？

小英：只要你自己好好干，為什麼不能？你呀，你就是缺乏自信心，沒骨頭。

鐵柱：你說我缺乏自信心，可是你總是把你自已看得……

小英：看得怎麼？還是看這上邊說的吧。（繼續念）“不過我對你們還有幾點希望：鐵柱是一個活潑的孩子，可是活潑不等於調皮，不要忘記了尊重領導和同志。”（贊賞地）哈哈！真對，真對，簡直對極啦！

鐵柱：你嚷嚷的啥？趕快往下看啊。

小英：“小英聰明，可是聰明要是不大愛用腦子，

工作中就容易产生粗枝大叶。……”

鐵柱：（也很贊賞）对！韓老师說得对！听人家說你的工作就是馬馬虎虎的。

小英：那誰还能沒有个錯，有錯我可以改嘛！（略停，又若有所思地）这是誰說的？为什么有意見不当面提？你告訴他們，不准背后乱嚼咕別人。

鐵柱：可是我給你提出来，不也算是意見嗎？

小英：我也沒說不算意見哪！（又念）“不过，这只是你們前进中的一些缺点，我相信你們是一定能夠克服的。最后，我祝你們进步！并代我向連山和二妮問好。”啊，韓老师还讓咱倆代他問候連山和二妮呢！走，咱們去找他倆去吧？

鐵柱：好，現在就走。上午我就和他們倆約好啦，今晚上咱們果园打扑克去。

小英：是嗎？可我这怎么办呢？你爹非要我今天把賬搞完不行。

鐵柱：不要紧，一会儿回来我們都来帮助你算。你知道在果园里的月亮底下打扑克有多好啊！

小英：好，我去。

〔二人收拾完东西，正要走，王成老汉上。〕

王成：（向鐵柱）好啊，这回又叫我抓住啦！我給你講过多少次，工作時間不准你来，你就是不听，只知道貪玩，就不知道耽誤工作。會計室能会是玩的地方，

鐵柱：誰工作時間来啦？不是已經下班了嘛。

王成：你沒有工作，可是人家還有工作呢！

鐵柱：誰叫你們休息時間工作啦？列寧說：“不會休息，就不會工作。”

王成：（感到有些可笑）嗨，你會的還不少哩？咱家祖祖輩輩可都是種地哩，你咋學會“賣帽子”啦？輕輕地又給你爹扣上一頂。（玩笑地）我給你說，這回可是最後一次，要是再讓我發現了，我可是要不答應啦！

鐵柱：是！（向小英使了個眼色，跑下）

王成：（坐下抽煙）小英，你坐下，我問你個事。

小英：（尷尬地）啥事啊？你說吧，我聽着呢。
（走向桌子跟前來）

王成：（不緊不慢地）要是有一個人有了不對的事，可該怎麼辦哪？

小英：那就批評唄。

王成：說得對。那我可是該批評你啦！今天下午吃飯時候，東西不收拾可就跑啦，錢、單據擺了一桌子，窗戶也不关上。

小英：那……

王成：（故意地）那……

小英：那……

王成：那什麼？那，那！

小英：（強辯地）那人家吃過飯不是還來的嗎？收

起来也是白麻煩。

王 成：哈哈！你倒是会找理由。你呀，你就是咀头子硬，心里头認了錯，可就是咀上还不肯承認。——这管錢的事，可要仔細啊！万一出了差錯……反正我不多說，你是紙糊的灯笼，心里明白。不过，今天晚上可一定要把賬算清楚，明天要向社委会作交待。好啦，你搞吧，我到老張家去一趟。（下）

〔鉄柱从窗口探出头来。

鉄 柱：（輕声地）我爹走了嗎？

小 英：走啦。

〔鉄柱从窗口跳进来。

小 英：都怨你了，讓你爹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。

鉄 柱：算了吧，我爹对你才好哩！你忘啦？咱們剛畢業回来，分配你当會計的时候，多少人反对啊，就是我爹支持你。有次高老五到我家对我爹說：“咀上沒毛办事不牢，叫一个剛剛断奶的小妞妞当會計，將来的乱子不会小了。”你猜我爹咋說？我爹說：“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長百歲，这閨女有出息啊！”你还說我爹批評你哩，他才关心你哩！

小 英：（喜悅而羞澀地）高老五那老头子就是个老頑固。

〔高老五提油瓶子上。

高老五：又在罵我啊！这回我可是聽見了。

小 英：（調皮地）聽見了，也不要緊，說个老頑固，也沒有說掉你老什么东西。

高老五：不要緊，我不計較。我問你个正事，賬算出來了吧？

小 英：算出來啦。

高老五：我这回能分多少啊？

鉄 柱：（学高）我——我——我，你一輩子就記着一个“我”。

高老五：看这孩子說的，你們孩子們就知道吃飽不餓，那懂得大人的事。

小 英：（翻看賬本）六十九塊六。

高老五：真的！沒算錯嗎？

小 英：你要是不相信了，我就再給你算一遍。——这是兩百个劳动日，每个劳动日預分三角，这就是六十塊？土糞十六車，每車六角，十車不是六塊，还有六車，六六三塊六，这一共不是六十九塊六嗎？

高老五：行啊，行啊，哈哈……哈哈……

鉄 柱：沒想到吧？可不用再吵着要退社了吧？咱全村办起高級社以后，沒有一家減少收入的。

小 英：有三家啊！

高老五：（关切地）哪三家？

小 英：土地爷、关帝爷、还有老灶爷。

高老五：哈哈，你們尽拿我这老头子开心！（說着提着油瓶往里走，用手照着眼，在屋角寻找什么）

小英：你找什么？

高老五：我添点灯油。

小英：添灯油！你昨天不是才添过嗎？

高老五：是啊，可是不知道今天又讓誰給倒跑啦。

鉄柱：誰会給你倒跑呢？你們晚上总是爱瞎扯，一扯就是大半夜，把油都浪費掉。

高老五：这沒你的事。（向小英）小英，快給我添吧，大伙都等着我哪。

小英：等着也不行，这不合制度。

高老五：嘿嘿，我这五六十岁的人啦，能会让你这十几岁的毛孩子給管住了。

〔高老五打算伸手去拿油桶，小英把身子一挺，將他擋住了。〕

小英：我偏管住你，你不爱护公共财产，破坏制度。

〔高老五不理，把小英推到一旁，仍去提油桶。〕

小英：（急中生智）鉄柱，把他給頂住。

〔鉄柱用头把高老五抵在桌边。小英提油桶跑了出去。〕

鉄柱：（大声喊）小会計，你走远了嗎？

〔鉄柱听不到回声，才把头松开。高老五無

力地坐在椅子上。

高老五：（少气無力地）好啊！你們欺負我这老头子，我非到你爹跟前告你不可，正事沒你，你尽到处跑着瞎鬧。嗯！……（气得东歪西倒地下）

鉄柱：（站在門口，向外喊）对不起啊，老五大爷！

〔小英在窗口探头。〕

小英：他走了嗎？

鉄柱：怎么？你可回来啦？

小英：我根本就沒走。

鉄柱：油呢？

小英：在这，把它藏起来吧。

鉄柱：好。

〔小英从窗口跳进来。〕

小英：你看见他上哪里去啦？

鉄柱：大概又找你去啦。这回可要叫他好好找哩。

〔二人把油桶藏在桌下。远处傳來王成老汉的声音：“老張啊，就那么办吧，有困难咱們再商量。”〕

小英：（机警地）你听，是你爹的声音，怎么办呢？

鉄柱：我走。（又跳上窗口去）

小英：咱們还去果园不去啦？

鉄柱：等一会儿我再来叫你，約好了，是一定要去

的。

小英：要是你爹还在这里哪？

鐵柱：我就吹声口哨，你要能出来，你就在屋里回吹一声。

小英：我要离不开呢？……（抬头看見鑼，醒悟地）对！我就敲兩声鑼好嗎？

鐵柱：行啊！（从窗口跳出）

〔王成老汉上。〕

王成：小英，賬算的怎样啦？快完了吧？（見小英不語）怎么，沒算嗎？……啊呀，你这孩子又去干什么去啦？真猜不透你那小腦袋瓜里尽裝些什么！

小英：大叔，你又怪人家哩，你也不了解了解情况就乱批評。——剛才高老五来这里鬧了大半天，把什么事情都給耽誤啦。

王成：高老五，他又来这里干什么哩？

小英：倒油唄。可是昨天才倒了，今天又要倒。我不讓他倒，他就动手搶，要不是我跑得快呀，油早叫他給倒跑啦。

王成：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！

小英：你呀，你就是不批評他。要是在我們学校里呀，早就开了他的会啦。

王成：噢，——好，回来社里一定开会批評他。我看咱們还是赶快算賬吧。把东西拿出来，我来帮

你搞。

〔小英把賬本翻出来，剛剛坐下，便又站起来向窗外張望。〕

王 成：你看什么哪？

小 英：看看天上有沒有云彩，会不会下雨。

王 成：外面明晃晃的月亮，怎么能会下雨？淨是胡思乱想。你呀，就是玩心太重，明天非弄条繩子把你給拴在桌腿上不行。

小 英：大叔就是管得寬，人家看看天也不行嗎？

王 成：这又是我的錯，——給你算是扯不清。快算吧，不說閑話了，我报，你算：李山，六十五塊五。

小 英：（打着算盤）六十五塊五。

王 成：刘翠蓮，四十七塊八。

小 英：四十七塊八。

王 成：張發，七十六塊二。

小 英：七十六塊二。（忽有所感地）張發呀，可是真發了啊！全社就数他得的多。

王 成：你的話真多，快算吧。高大杆，六十八塊八。

小 英：六十八塊八。

王 成：王富貴……怎么空着呢？

小 英：（看看賬，笑了）忘填啦。

王 成：也不知道你尽想些啥？

小英：这不要紧，这我再算一遍不就好了嗎！（翻出賬来就算）王富貴，一百八十个劳动日，折合五十四塊，三百斤零十三兩谷草，每斤三分錢，三进九，再加上十三兩，……加上十三兩……

〔鉄柱在窗外吹起口哨。小英轉身拿起挂在牆上的銅鑼，狠狠地敲了兩下。〕

王成：（吃了一驚）你这是又弄的什么鬼名堂啊？

小英：你听剛才的声音，不是耗子在叫的嗎？这一打鑼，它就不敢再叫了，算賬好安心。你說对嗎？

王成：哎，算啦，算啦！天已經晚了，快些算賬吧。

小英：遵命。（又坐下算）十三兩……十三兩……怎么算哪？（掏出“流法譜”念）“斤里求兩流法流，流法流……三是一八七五。”也就是每兩价值一厘八七五，再乘十三兩，合……合計六十三塊零二分四厘三七五。

王成：算得可真細。再往下是王玉山的一十四塊四。

〔窗外又傳來口哨声。小英站起来伸了个懶腰，打了个哈欠，用手捏着嘴唇向外回吹了一声口哨。〕

王成：这又是什么名堂？你怎么不打了？

小英：（扶腰）唉呀——唉呀——大叔啊，你不知

道，忙了一整天，把俺累得头昏眼花，腰也疼了，真不行啦！

王 成：嘿嘿，孩子家哪会有什么腰？好，想歇就歇一会儿吧。

小 英：光歇一会儿还不行，我得到外面去透透风去，真闷得慌。

王 成：透透风也行，可不能走远啊。

小 英：知道。（下）

王 成：（默默地算着账，少停）这孩子，怎么还不回来？真象小馬駒似的，一撒缰绳，就回不来啦。（走至窗口，向外喊）小英！小英！（外面仍不应声）不行，这得去找找她去。（把东西收拾在抽屉内，下）

〔远处传来王成老汉的叫喊声：“小英！小英！”少停，小英跑上。〕

小 英：（向外）你爹已经走了，你先少等一下，我把东西收拾起来咱就走。

〔铁柱上。〕

小 英：（到桌前）啊，帐你爹已经给放起来了，早知道不回来了。

铁 柱：咱赶紧去吧，他们一定到果园去等咱们了。外边的月亮可真美呀！

〔两人欲下，外边传来王成老汉的问话声和回话声：“富贵，你看见咱们小英没有？”“没

有啊，社長。”“这孩子玩心真大，怎么一出来可就不見了？”

小英：糟糕，你爹又回来啦，怎么办？

鉄柱：我这就跳窗子走。（說着就往上爬）

小英：（赶快扯着鉄柱）不行，不行，他会碰上你的。

鉄柱：（从窗上跳下来，忙乱地）那可怎么办呢？……（忽然看見麻袋）你看，这里有麻袋，我藏在麻袋里好吧？

小英：好。

〔鉄柱鑽进麻袋，小英將麻袋口捆上。她从抽屜內取出东西，算賬。

〔王成老汉上。

王成：你又上哪里溜了一圈？

小英：那里也沒去呀，这不是在这里坐着的嗎？

王成：那里也沒去？可叫我好找，嗓子都快喊啞啦！

小英：我給你倒杯水去。（說着就往外走）

王成：算啦，算啦，甭耽誤事啦。你沒見到鉄柱嗎？

小英：你找他有啥事嗎？（下意識地看了看麻袋）

王成：讓他到村后看看郭副社長从区里开会回来沒有。

小英：誰叫你不讓人家到这里来呢，那我替他去吧？

王 成：算了吧，一会儿我自己去。你还是快些算账吧。

小 英：（算账）大叔，今天一共支出五千三百五十块，库存现金……（打算盘）两百五十二块整。

王 成：点点现金，看看数目对不对？

小 英：遵命。（点钱）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二十，……一百七十七块。（惊慌）大叔，差七十五块钱哪！

王 成：你再算算。

〔小英算账。王成老汉点钱。〕

小 英：对啊，没有算错。

王 成：那是怎么回事，不会叫别人冒领了吧？

小 英：（有些着慌）不会，我记得清清楚楚的。大叔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王 成：先别急，好好想想。

小 英：财务工作可重要啊，区委不是说过要社长亲自抓吗？为什么账错了你还不着急呢？

王 成：着急又有什么用？

小 英：（埋怨地）当时叫我干会计的时候，我说不行，你偏说能行。——听说人家苏联集体农庄的会计师都是专科毕业生，我连中学的门都没进过，怎么能行？

王 成：在哪里说哪里，我连小学门还没进过呢，不也当了社长吗？听说咱们的省委书记还是个作工